老子道德经上编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 一 章

[原文]

道,可道,非常道。名,可名,非常名。无名,天地之始 有名,万物之母。

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;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元,元之又元,众妙之门。

[释译]

本章的中心是论述道的非常性，可分三段释读。

(一)第一段可分两句释读

1.“道,可道,非常道。名,可名,非常名。”

第一个“道”,是老子哲学的专用名词,是其哲学的基本范畴,与人们通常说的道理不是同一概念。第二个“道”是作动词用，表述、称说之意。第一个“名”是老子的专用概念，第二个“名”是作动词用，命名的意思。常，可释为永恒，永久不变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：道是什么？道是可以认知和表述的，但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非永恒不变。名是什么？名是可以表述、命名的概念，但它是随物而异的，非永恒不变。

这句话是老子对宇宙的认识，揭示了两个要点：(1)道的非常性,即变动性，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道；(2)道是可认知、可名的，这种认知与可名,均是相对的。

2.“无名，天地之始 有名,万物之母。”

这句话意思是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,无人,无名,道就存在,它是天地的始原；待到有人，才有命名，才给万物命名，也就有了万物的各种名称，道是万物之母。

这句话揭示了两个要点：(1)道是不依赖于人和名而客观存在的；(2)道是宇宙的始原。

(二)“故常无欲,以观其妙(miǎo) 常有欲,以观其徼(jiào)。”

妙,细微。徼,边界。晋人王弼注释曰:“万物始于微而后成,始于无而后生,故常无欲空虚,可以观其始物之妙。”

欲，指主观愿望。这句话意译是：故常常以无欲、虚无（不带主观愿望）的客观心态，观其始物之细微；以主观追求的心态，观察其发展之边界。

这句话揭示的是：如何认知道：要认知本原，必须保持客观的心态；要认知发展的边界，则必须有主观的追求和作为，才有可能揭示发展的过程,以至边界。

(三)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,同谓之元,元之又元,众妙之门。”

“两者”,指始与母。“同出”指同出于元。晋王弼注释曰:“元者冥也,默然无有也。众妙者,从同而出,故曰众妙之门。”元,起始意,可释为元始。

这句话意译是：宇宙之始和宇宙之母，同出于道，而名称不同，同谓之元始，元始的元始，源于无，无是一切细微粒子的原始之门。（用现代语言来说,宇宙起源于无,从无到有,从看不见的粒子到有形的万物。）

这句话揭示了两个要点：(1)宇宙统一于道；(2)宇宙始源于无。

[思悟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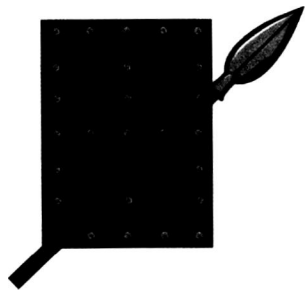
道的非常性

宇宙的本原是什么 老子认为 宇宙的本原是道。今日的宇宙,是道演变而来的，人是道演变而来的，万物是道演变而来的。道先于人，先于名，先于万物。请注意，这里所说的道，不是现代汉语中所说的思想概念，而是老子哲学的专有范畴，是老子对宇宙本原和统一基础的最高抽

象。

宇宙是怎么来的？人是怎么来的？万事万物为什么多种多样？一直是人类的疑问。古代有众多的猜测，有天神创造说，有不可知论，有五行说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老子提出了道，他把宇宙的本原起名为道。先天地而生，先于人类而生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其发展过程是从无到有，从看不见的细微到有形的物质，逐渐形成了天与地，逐渐形成了万物，形成了人类。这个论断既否定了神造世界的唯心论，也否定了世界不变说，比起世界源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又前进了一大步。

人只有具有科学的心态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，才能掌握到足够的信息，才能不被假象所迷惑，才能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。本章提出“无欲以观其妙，有欲以观其徼”，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。只有彻底抛弃主观欲望，才可能认清事物的本质；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，不断追求，才可能从动态中窥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边界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 二 章

[原文]
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

故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较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。

是以,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,万物作焉而不辞,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[释译]

本章可分三段释读。

（一）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。”

斯,作语助,确指与它同在的对象,可释为“是因为”。已,同矣。恶，在这里作丑陋解。不善，在这里指恶。这句话是从人们熟悉的生活切入，意译是：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是因为天下有丑陋存在。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，是因为有不善（恶）存在。

这段话揭示了美是相对于丑而言的，善是相对于恶来说的。

（二）“故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较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。”

倾，超越。音，特指音乐声。这段话是前一段的引申。其意是说：由此推论，有与无是相生的，有可以变为无，无可以变为有；难与易是相互促成的，难可以成为易，易可以成为难；长与短是相比较的，没有长就显不出短，没有短就显不出长；高与下是可以相互超越的，低可以超过高，使高变成新低；人声与音乐声是可以相和的；前与后是相互跟随的，后跟

着前，前也会成为后。这些都是永恒的规律。

这段话揭示了有许多事物都是对立统一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贯通的。

（三）“是以，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”

“无为”，是老子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，非指不作为，而是说“不强为”，要根据矛盾变化的程度而为，是说“不妄为”，要根据矛盾的性质而为，简单地说，就是要顺乎自然而为。

“不言”，也是老子经常说到的概念，非指不说话，而是“不妄言”，要根据矛盾的性质和程度而言；“不伪言”，要用真实的行为去言，要创造合乎道的环境去言，简单地说，就是要顺道而言。

辞，责备，遣去，这里可引申为干涉或主宰。有，指占有。恃，指自恃。居，指居功。去，消失。

这段话，是从第二段所述的对立统一论，引申出来顺乎矛盾自身发展规律的处事论，或曰方法论，意译是：所以，圣人总是顺应自然而为，总是顺道而言，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变化而不干涉，生养了万物而不占有，做了好事而不自恃，成就了功绩而不自居。正因为不居功自恃，所以功绩才不至于消失。

[思悟]

道的矛盾性

本篇前两段，从个论到推论，揭示出宇宙中众多事物的矛盾性，如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有与无、难与易、长与短、高与下、前与后等等，都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，构成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多种多样性。

有什么宇宙观就有什么方法论。

老子在阐明道的矛盾性之后，又用六句话阐明圣人的处事法：“处无为之事”；“行不言之教”；“万物作焉而不辞”；“生而不有”；“为而不恃”；“功成而弗居”。这实质是根据常见弊端，劝人克制贪欲，尊重自然规律，尊重社会规律，与自然和社会建立和谐的关系。

第 三 章

[原文]

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

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

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

[释译]

本章可分三段释读。

（一）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”

尚者，崇敬也。贵者，隆重也。见，同现，表现。可欲，指能诱发贪欲的东西。

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各国诸侯执政的弊端而言的。其大意是：执政者不要过分崇拜贤才，为的是使人民不因此而争名夺利；不要过分贵重稀有的货物，为的是使人民不因此而为盗贼；不要过分显耀那些刺激贪欲的东西，为的是使人民不因此而惑乱心性。

（二）“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”

“圣人之治”，是指有道圣贤的执政理念。“虚其心”，指少私寡欲。“实其腹”，使人民得到温饱。“弱其志”，弱化人民的期望值。“强其

骨 ”,使人民健康、自立自强。

“ 使民无知无欲 ”,晋人王弼注释曰“ 守其真也。”无知 ,非指无知识，而是要淡化百姓的政治斗争意识。无欲，非指去除人的正常欲望，而是提倡少私寡欲，反对贪婪。

智者，这里是特指那些自作聪明而巧取豪夺的人。不敢为，是指不敢胡作非为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圣人治理天下，要使官吏少私寡欲，要使人民得到温饱，要弱化人民的期望值，要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，要经常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，减少贪欲。总之，是要使那些自作聪明而巧取豪夺的人，不敢胡作非为。

（三）“ 为无为 ,则无不治。”

“ 无为 ”，是老子的专用术语，其意是顺乎自然而为，不要人为地强迫。

这段话，是本篇的结论，即老子对圣人执政的概括，也正是老子的执政理念。其意是说：执政，要顺乎自然，顺乎民心，则天下无有不治之理。用一句话来说：无为而无不为。

[思悟]

老子的执政观

本章与前一章有什么逻辑关系？本章是前一章关于圣人处事论的继续 ,是“ 处无为之事 ,行不言之教 ”的展开 ,为的是进一步阐述老子的执政观，其理论基础仍是前章所述关于道的矛盾性。

一、依道治国无为而治

本章有一些易于使人误解的语言：

如“ 不尚贤 ”,是不崇尚贤才吗？否。贤与不肖 ,是客观存在的 ,老子不会不承认客观事实。春秋战国时代，诸侯竞相招贤，招贤并非为民，而是为了称霸，显示强大。为了争夺“ 贤才 ”，使出了各种手段，不为所用，则为所杀，用现代语言来说，是大肆炒作。以致人人竞相把自己装扮成

贤才；以致官僚乘机拉帮结派，扩充实力。再说贤与不肖是相对而言的，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，也容易被炒作。贤与不肖，归根到底，要靠真实和实践说话，要靠历史评价。老子非是不尚贤，而是主张求真务实，反对诸侯过分夸贤，把尚贤引向邪路，造成社会歪风。老子的本意是提倡真实，其目的在于“使民不争”。

如“常使民无知无欲”，是禁欲吗？是愚民政策吗？否。人皆有生存和发展的欲望，这是自然的。老子尊重人性，他反对的是执政者的贪欲，反对的是执政者为一己之私利，而在民众中挑动政治斗争意识；顾虑的是统治者对人民起坏的示范作用。他的目的在于“使民不为盗”、“使民心不乱”。

执政，必然要遇到官与民、君与臣、贤与不肖等诸多矛盾，归根到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与统一。如何达到统一，即达到治，主要在统治者，统治者必须顺乎自然，顺乎民心，无为而治。首先要“实其腹”、“强其骨”,保证人民的基本需求.还要“虚其心”、“弱其志”,使民众淡化政治斗争意识，控制不切合实际的欲望。老子反对执政者干预百姓的生产与生活，尤其反对执政者对百姓耍小聪明和玩弄政治权术，他认为这样的执政方式，必然要遭到百姓的抵制。

依道治国,就是以“无为”之道,达到“无不为”的目的。

“无为”治国,是一种高智慧的治国方略,是一种大德的治国方略,可惜有许多执政者不理解这一点。他们总喜欢干预百姓的生产与生活，有时干预得十分辛苦，自以为是负责任，往往招致民怨民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越位了，管了不该自己管的事，侵犯了百姓的权利；本该百姓自己管的事，你硬要去管，反而会给百姓造成损失。

或许有人会问,在老子所处的自然经济时代,可以“无为”治国,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，百姓相互之间的联系多了，地区之间的联系多了，国际之间的联系多了，政府是否可以“无为”治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“无为”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要尊重民权，不要越位干预本该百姓自己管的事；另一方面，是遵从民意，管好本该政府管的公共事务、公共秩序、公共环境、公共规划，不要缺位。实践证明，不懂得依道执政的官员，越位和缺位的官员，均不是好官员。

二、无为而无不为是生存的重要原则

如何制定韬略？

其一，是要“无为”，即顺乎自然而为，顺乎民心而为。为此，就需要周密地调查了解事情的全面情况与历史发展过程，要了解国家民族的需求、人民的需求、对手的需求，了解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。不能仅凭主观愿望，不能任凭私欲，不能损大众之利而肥一己之私，不能损长远利益而肥眼前之利，也不能忽视对手的生存。否则，必遭报应。

亚洲曾有这样一个国家政权，在胜利之后，采用强制手段，把首都几百万人民全部迁移到农村，导致民怨沸腾，最终被人民所推翻。还有这样一个国家，为了闭塞视听，下令没收国人的手机，在手机已成为世人的流行通讯工具的时代，你能禁止得了吗！人民对此做何感想！这些决策，均违背了“无为”的原则。

其二，“无为”是要“无不为”，并非消极等待而是要创造条件，即运用智慧和劳动，整合可能整合的资源，团结可能团结的同盟军，挖掘到可能挖掘的潜力，采取可能选取到的最佳路线、最佳办法、最佳程序，务求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效益。这是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 四 章

[原文]

道冲,而用之或不盈,渊兮,似万物之宗。
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,湛兮,似或存。
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[释译]

本章可分三段释读。

(一)"道冲,而用之或不盈,渊兮,似万物之宗。"

冲，本意是空虚，这里引申为无限。或，语气词，这里表示一种不宜肯定的语气。盈,丰满。不盈,不可穷尽。渊,深远意。宗,主宰者,控制者。

本句意译：道，是无限的，它的作用可能是无穷无尽的。深远哪！似乎是万物的主宰者。这段话揭示了道是无限博大、无限深远的。

(二)"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,湛兮,似或存。"

其，代词，指道。锐，锋芒。纷，纠纷。湛，深厚。晋人王弼注释曰："锐挫而无损，纷解而不劳，和光而不污，其体同尘而不变，其真不亦湛兮,似或存乎。"这个注释,点出了道的真实性与无限性。

这段话意译 道,不露锋芒,善解纠纷,善和光明,虽混同于世间尘埃也不改本性，深厚啊！似无而实存。这段话揭示了道的作用是无穷的。

(三)"吾不知谁之子,象帝之先。"

帝，指民间崇敬的天帝。

这段话意译：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儿子！似乎在有天帝之前它就存在了。这段话揭示了道是无始无终的。

[思悟]

道的无限性

本章是继第一章揭示道的非常性、第二章揭示道的矛盾性之后，再揭示道的另一特性，即道的无限性。

一、道的无限性

本章用了几个词，如“冲”“不盈”“渊”“湛”“先”等，来揭示道的无限性。与此同时，又用了几个词，如“或”“似”“不知”“象”等，来表述无限的不确定性。这说明，道是无限的，表现为“虚”“无形”，又是有限的，表现为有形的实物、实事。简言之，道是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，这是老子宇宙观的又一个重要内容。

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物质这个哲学范畴具有两面性：一方面，物质世界是无限的，运动是永恒的，它必然通过时间和空间表现出来。承认物质运动的无限性，也就承认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。另一方面，具体的物质形态又总是有生有灭，有体积和规模的大小，因而作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的时间和空间也必然是有限的。

二、把握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韬略文化的重要原则

人生既要立足于有限，又要放眼于无限。

立足于有限，就是要从有限的客观实际出发，包括主观条件、竞争对手条件、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、机遇、时间、地点等等。无论是定目标，想策略，都必须从这个有限的实际出发，绝对要排除一切脱离实际的空想。

但有限总是处在无限的运动变化之中，机遇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，可能对我带来利，也可能对我带来不利。在制定目标时，均必须估计到事物的变化。韬略着眼于发展，发展存在于变化之中。对策落后于客观变化，不好 对策超前于客观变化，也不好。

第 五 章

[原文]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天地之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！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
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[释译]

本章可分三段释读。

（一）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天地之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

“不仁”何意？仁，本义是指爱人、利物。为什么老子说“不仁”？因为老子对儒家所说的仁，持有异义，认为儒家倡导的仁，只是一种私爱，只是一种统治形式，不合乎真，不合乎道。故对儒家的“仁”，带上了一点讽刺意味。在第三十八章中，对此有专门的评论。

“刍狗”何意？刍，是喂牲畜的草。河上公注：“天地生万物，人为最贵，天地视之，如刍草狗畜。”刍草是植物，狗畜是动物，都被人们视为下贱之物，但都是自然界的生命。

这段话意译是：天地不仁哪！竟把万物当作刍狗生养；圣人不仁哪！竟把百姓当作刍狗生养。

这段话揭示了宇宙的自然性。不分贵贱，一视同仁。晋人王弼释曰：“天地无偏爱，万物任自然；圣人无偏爱，任百姓自然生灭。”

（二）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（tuó）籥（yuè）乎！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”

犹，好像。橐，古代的鼓风器。籥，古代送风的管子。橐籥，古代冶炼鼓风用的器具。屈，在这里应读（jué），竭尽意，不可理解为屈从。

晋人王弼对此注释曰：“橐籥之中，空洞无情无为，故虚而不得穷，屈动而不可竭尽也。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，故不可得而穷，犹若橐籥也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天地之间，不是好似风箱吗！虽然空虚，但不会穷竭，也正因为存在空虚，只要鼓动它，就能不竭地出风。

这段话仍是揭示宇宙的自然性，人只能利用自然，不可违抗自然。

（三）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

数，在这里应读（shuò），频繁、屡次。中，何意？各家理解不同，有的学者认为中同“冲”。笔者认为，中者，适中也，即顺乎自然之意。这里的“多言数穷”，对应于前章中的“不言之教”，这里的“守中”，对应于前章中的“处无为之事”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：与其多言屡穷，不如适中，守其自然，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这段话，点出了本章的结论：天道，人道，皆要顺乎自然。

[思悟]

道的自然性

本章继续论道，揭示道的自然性。

一、道的自然性的涵义

宇宙中存在太阳系，太阳系中有地球，大地生育万物与人。这都是自然性的表现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自然界的自然性，是容易认知的。自然界的各种活动，从机械运动、物理运动、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，都是以一种自发的无目的的方式存在着。

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后，社会和人类活动均是一种自为的形式，其中有设定的目标，有人的理想与激情，似乎是人的精神意志支配着一切，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宇宙观，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，不是自然的，而是由特殊人的意志决定的，人们把这种特殊人奉之为神、佛，或奉之为上帝、真主。

老子在本章中，揭示天地之间一切变化，包括圣人的一切活动，均是遵从自然性的。人类一切活动，均是自然性的表现。人为，必须顺乎自然。

道的自然性，是道的非常性的表现。为什么有自然性？这是道的矛盾性的必然。近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社会和人类的自为活动，虽然有

其特殊性，但他们也不过是自然界发展的高级形式，同样是物质世界的必然发展所决定的。

例如，种稻子，稻苗的发育，是稻种内部矛盾在一定温度下的必然；稻禾的生长，是稻苗内部矛盾在一定的水、土、阳光、空气和温度下的必然。这里，下种，放水，均是有目的的人为的活动，但人为的活动，必须符合水稻育种和生长的自然性。人为，必须遵从自然性，自然性是不可违抗的。如果你要拔苗助长，则稻禾必死无疑。故古人把“拔苗助长”作为格言，警示后人，绝对不要做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自然性的蠢事。

本章在揭示道的自然性时，特别点出了“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”这种自然性，道出了宇宙发生、万物发生的奥秘。

二、顺乎自然是韬略文化的重要原则

韬略，是主观意志和主观设计的产物，是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发挥。但是，主观意志，决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；主观设计，绝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的实际。

任何人，无论你有多么天才，无论你曾创过多么伟大的功绩，如果因此而夸大你的主观能动性，违背自然，一定会受到惩罚。这种事还少吗！想当年的毁林开荒、围湖造田，造成了多大的恶果，如今不得不退耕还林，不得不退耕还湖，就是教训。在讨论三峡工程时，为什么有些专家一直持反对态度，根本原因，还是想坚持顺乎自然，担心因改造过度，会造成意料不到的灾难。这一工程到底改造是否过度，只能靠实践检验，靠时间证实。

顺乎自然，实质是遵循矛盾的发生、发展和灭亡的规律，不同质、不同发展阶段、不同程度的矛盾，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和解决。

如何顺乎自然？本章指出了两个精妙观点：

“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”揭示了“虚”与“实”、“动”与“静”的辩证法。要根据矛盾的性质，灵活采用虚实，灵活运用动静。在没有弄清矛盾性质和发展程度之前，以虚为妙，以静为上。

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揭示了“言”与“默”、“极端状态”与“中间状态”的辩证法，在没有弄清矛盾性质和发展程度之前，宁可沉默，宁可保持中间状态，切不可盲目走极端。

第 六 章

[原文]

谷神不死，是谓元牝，元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
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[释译]

本章可分两段释读。

（一）“谷神不死，是谓元牝（pìn），元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”

“谷神不死”何意？晋人王弼注释曰：“谷神，谷中央无谷也，无形，无影，无逆，无违，处卑不动，守静不衰，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，此至物也。”从这段注释看来，这里的谷，当是指积水的山谷；谷神，是古代人对水谷的神奇作用的人格化崇拜。用现代的观点来看，水是生命之源。由此推测，谷神是老子对生殖性的人格化，是道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。生殖现象是永存不死的。

“元牝”是什么？牝，雌性动物。元，原始之意。门，王弼注释曰：“门，元牝之所由也，本其所由，与极同体，是谓天地之根也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宇宙中的生殖性，是永恒而不会泯灭的，它就是最原始的母性，这种母性的来由，就是所谓天地之根本。

（二）“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”

绵绵，连续不断。勤，是尽力劳动，这里取其“尽”意。

晋人王弼对这段话注释曰：“欲言存耶，则不见其形；欲言亡耶，万物以之生，故绵绵若存也，无物不存，用而不劳也，故曰用而不勤也。”

可见，这段话是就生殖性来讲的。其意是：宇宙中的生殖性，绵绵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